



册府元龜  
卷之百五十九  
至六十一



13  
849  
55





門 3  
849  
55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九

革弊

春秋傳曰上思民利忠也董仲舒有言譬之琴瑟不  
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  
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若夫堯舜禹之相繼也守  
一道而政和平逮三統更千載祀彌久夏之忠商之



質周之文若循環然迭舉以救其弊豈不以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禮樂之公襲有損益之殊刑法之制作有貪涼之異自非酌之以隨時之義斷之以大中之計固將流蕩忘返驅斯民於塗炭矣故易曰革之時義大矣哉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由斯道也

漢元帝元初五年四月詔罷角抵

成帝建始二年三月罷六廡技巧官

巧藝之枝也

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五月詔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宜

郡國

和帝永元十一年秋七月辛卯詔曰使民踰僭厚麗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於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孝殤定平中罷魚龍曼延百戲

漢宮典職曰作九賓樂一利之獸從西方

來獻于庭入前殿激水化比目魚激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炫耀日光曼延獸名也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曼延音以戰反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庚午詔三公申明舊令禁奢侈



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

順帝陽嘉中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詔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捶撲尚書令左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

桓帝延熹八年四月丁巳壞郡國諸房祀

房祠堂也王渙傳曰

時雄密縣傳卓茂廟洛陽留令王渙祠

魏文帝黃初五年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祀其次宗廟三神五行名山大川非此

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

明帝青龍元年五月丁酉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脩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黷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



幸妖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

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又遣使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風俗除禳祀之不在祀典者又罷鳴鷄歌又除漢宗室禁錮

八年二月乙亥禁雕文綺組非法之物

成帝咸康七年除樂府雜伎

從中散侍騎郎顧臻之議除高緹紫鹿跋鼈行

食及齊王捲衣管兒等樂又減其屬其後復高緹紫鹿焉

孝武寧康元年三月癸丑詔除丹陽竹路等四桁稅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九年十月癸卯以婚姻奢靡喪葬過度詔有司更為科限

孝文太和六年三月庚辰行幸虎園詔曰虎狼猛暴食肉殘生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貢

七年十有二月癸丑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禮化用乎近葉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絕同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法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中原未遑釐改後遂因循迄茲莫變朕屬百年之期當後仁之



政思易其舊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絕之有犯以不道

論 九年正月戊寅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五季既非經國

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為孔方閉

房記者一皆禁之留者以大辟論巫覡假稱神鬼妄

說吉凶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帝以諸有

禁忌禳厭之方非典籍所載一皆除罷

十三載四月丁卯詔曰昇樓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

馬騰踐多有毀傷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窮獨

貧者

孝明神龜二年十二月庚申詔除淫祀禁諸雜神

正光三年十二月丁亥以牧守妄立碑頌輒興寺塔

第宅豐侈貼肆商販詔中尉端衡肅厲威風以見事

糾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亦不聽錮貼肆爭利城市也

又周武帝建德六年六月丁卯詔曰同姓百世婚姻

不通蓋惟重別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有納母之族

雖曰異宗猶為混雜自今已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

為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

隋高祖開皇元年四月戊戌詔太嘗散樂竝放為百

姓禁雜百戲



十八年正月辛卯詔曰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船長三丈已上悉括入官

仁壽元年正月辛丑詔曰君子立身雖云百云唯誠與孝寔爲其首故投生狗節自古稱難至於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至有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義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止墳塋却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

煬帝大業六年四月乙卯詔曰夫帝國草創王業艱難威仗股肱叶心同德用能拯厥頽運克膺大寶然後疇庸懋賞開國承家是以山河傳之不朽近代喪亂四海未一茅土妄假名實相乖歷茲永久莫能懲革皇運之初百度伊始猶循舊貫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軌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訓自今已後唯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

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卽位九月壬子詔民家不得輒立妖神妄設淫祀非禮所禱一皆禁絕其龜易五兆之外諸雜占卜亦宜停斷

十月庚子詔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爲國之基德歸



於厚自有隋馭宇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之心下無和暢之志遂使朋友遊好慶弔不通鄉土聯官請問斷絕至有里門相接致胡越之乖患難在身忘救恤之義風頽俗弊一至於此化民以德豈斯之謂朕纂曆膺期思弘至道因兆民之所賴求萬國之歡心凡厥庶僚咸使輯睦君臣之際期於無隱永言前失特宜敦勵自今內外官人須相存問勿致疑阻有遇疾疢遍加訊問爲營醫療知其增損不幸物故及遭憂卹隨事慰省以申情好務從篤實各存周厚朝廷無拘忌之節交遊有久要之歡遵道而行率禮不越斯則

上下交泰品物咸亨惠政所加達於四表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貞觀十六年六月己酉詔曰氏族之盛實繫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旣遷風俗陵替燕趙百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德義之風名雖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高梁之胄不敦匹敵之儀問名雖在於竊費結褵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乎婚媾多納財貨有如販鬻或貶其家門受屈於姻婭或矜其舊望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旣紊



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典禮稱朕意焉

七月庚申制曰自此已後自刑害人據法加罪仍從

賦役

初自隋季政亂徵役繁多人不聊生或自析支以避征戍無賴之輩尚習俗未條故立此制

十月庚申詔曰盜賊之作爲害實深州縣官人多求虛譽苟有盜發不欲陳告鄉村長正知其此情遞相勸止十不言一假有披論先劾物主爰及隣伍久嬰縲綬有一於斯甚虧政化自今已後勿使更然所司明加深察隨事糾繩

十七年三月壬子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及於真也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上古垂風未聞於封樹後聖貽範始備於棺槨譏僭侈者非愛其厚費美儉薄者實貴於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之說秦穆明君也橐泉無丘隴之處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延陵慈父也羸博可隱洎乎闕廬違禮珠玉爲鳧鴈始皇無度水銀爲江海因多藏以速禍繇有利以招辱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求衣中宵載惕雖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敬著在刑書而勲戚之家多流遁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



傷風以厚葬爲奉終以高墳爲孝行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靈輻盟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高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爲害既深宜有懲革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送終之具有乖令式者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勳戚之家錄狀聞奏

十九年六月丁未車駕發自遼東丙辰次於安市城列營進兵以攻之詔曰自莫離支爲主官以賄成單貧之家困於稅歛一馬匹布隻菟織鱗或進城王或輸擄薩共有自給類加箠楚編戶饑寒莫知告訴至責罰卽用夷刑反接鞭笞下手無數瘡深快意然後乃已所以陳兵伐罪兼暢皇風使懷附之徒同霑聲教息彼貪殘除其弊俗今遼東之野各置州縣或有舊法餘風未殄宜卽禁斷令遵國憲

高宗顯慶元年正月丙辰御安福門樓觀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爲幻戲帝不許之乃下詔曰如聞在外有婆羅門胡等每於戲處乃將劍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宜並發遣還蕃勿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更有此色並不須遣入朝

二年夏四月丙子詔曰朕撫育黎庶思求政道欲儉



以訓俗禮以移風菲食卑宮庶幾前軌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諸節日并有歡慶事諸王妃主及諸親等營造衣服雕鏤雞子競作奇巧以將進獻巧麗過度糜費極多皆繇不識朕心遂至於此又貞觀年中已有約束自今已去並宜停斷所司明加禁察隨事糾正

龍朔元年五月庚申禁婦人雜戲

二年夏四月甲戌詔曰如聞父母初亡臨喪嫁娶積習日久遂以爲嘗亦有送葬之時共爲燕飲適相酬勸酣醉而歸或寒食上墓復爲歡樂坐對松楸曾無

戚容旣玷風猷並宜禁斷仍令州縣捉搦勿使更然麟德二年三月丙午禁不因大禮輒獻食者帝因謂侍臣曰吾聞隋煬帝巡遊無度志在華侈不憂人力供頓之外獻食者多州縣官人更相誇尚所進之餘埋之於地此事虛費煬帝亦頗知乎許敬宗奏曰隋時李安期家有一孔雀卵遂貴買以充獻食自此競覓珍奇無所愛惜

咸亨二年九月丁酉詔曰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著帷帽遂棄羃羅曾不乘車別坐檐子遍相倣倣浸成風俗過爲輕率



深失禮容前者已令漸改如聞猶未止息又命婦朝  
謁或將馳馬車乘既入禁門有虧肅敬此竝乖於儀  
式理須禁斷自今已後勿使更然

永隆二年正月丁亥帝以頻年饑饉百姓匱乏召雍  
州長史李義琛及萬年等四縣令謂曰朕每念還淳  
返樸示天下以質素必欲化行於上事成於下如聞  
游手惰業此類極多時稍不熟便致饑饉須加勸勵  
使免困乏異色綾錦并豎間裙衣等靡費既廣俱害  
女工天后我之匹敵嘗著七破間裙豈不知更有靡  
麗服飾務遵節儉耳紫服赤衣以辨貴賤遂有閭閻

僮僕公然服用又庶人之徒商賈雜類競爲厚葬違  
越禮度但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則卿等卽嚴加提  
擗勿使然也

中宗神龍元年九月壬午制曰在外百官婚娶之家  
百兩未行二親俄殞停哀之際更卽成婚遂輟苴經  
之容敢申牢禬之禮寧戚之心安寄罔極之志闕如  
敗俗傷風莫過於此自今已後宜卽懲革

睿宗景雲元年八月罷斜封官先是中宗時官爵踰  
濫因依妃主墨敕而授官者時謂之斜封至是竝令  
罷免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乞寒胡戲以殊中國之儀也

二年正月丙寅紫微令姚崇上言請檢責天下僧尼以僞濫還俗二萬餘人

四月丁酉詔曰朕聞鶩鴨坊比供米粟恨不早知久令虛費今百姓饑阻未能周給烏享人食是何理焉其料宜卽停并鷄坊亦准此

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等爲門徒往還妻子等無所避忌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事涉左道深歎人猷自今已後百官家不得輒容僧尼

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壬子詔曰佛教者在於清淨存乎利益今兩京城內寺宇相望凡欲歸依足申禮敬下人淺近不悟精微親菜希金逐燄思水浸以流蕩頗成蠹弊如聞坊巷之內開舖寫經公然鑄佛口食酒肉手漫羶腥尊敬之道旣虧慢狎之心斯起百姓等或緣求福因致饑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知佛非在外法本居心近取諸身道則不遠溺於積習實藉申明自今已後林坊市等不得輒更鑄佛寫經爲業須瞻仰尊者



任就寺禮拜須經典讀誦者勒於寺贖取如經本少僧爲寫供諸州寺觀並准此

八月壬戌詔曰朕聞樂者起於心心者動於物物不正則不可爲樂樂不正則不能理人况天生黎蒸區別男女外則導之以禮中則申之以樂苟或不臧孰云致理自有隋顏靡庶政雕缺徵聲違於鄭衛銜色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袖從風聚而觀之浸以爲俗所以戎王奪志夫子遂行朕方大變澆訛用清淄蠹眷茲女樂事切驕淫傷風害政莫斯爲甚旣爲令式尤宜禁斷自今已後不得更然仍令御史金吾嚴切

捉搦如有犯者先罪長官務令杜絕以稱朕意

九月甲寅詔曰自古帝王皆以厚葬爲戒以其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業故也近代以來共行奢靡遞相倣倣浸成風俗旣竭家產多至彫弊然則魂魄歸天明精識之已遠卜宅於地蓋思慕之所存古者不封木爲非達且墓爲真宅自有便房今乃別造田園名爲下帳又盟器等物比競驕侈失禮違令殊非所宜戮屍暴骸實繇於此承前雖有約束所司曾未申明喪葬之家無所依准宜令所司據品命高下明爲節制盟器等物仍定色數長短大小園宅衣帳並宜禁絕



墳墓塋域務遵簡儉凡諸送終之具竝不得以金銀  
爲飾如有違犯者先決杖一百州縣長官不能舉察  
竝貶遠官

三年二月丙辰制曰帝王之政必厚風俗男女不別  
深蠹禮經至如別宅婦人久未嫁華近今檢括配入  
掖庭將示小懲使及知禁朕愍其愚惑尚在含弘思  
屈嘗憲許其遷善特放出令府縣卽配嫁不得影認  
更爲藏匿畜別宅人容其自新竝宜放免自今已後  
更有犯者竝准法科斷五品以上仍貶授遠惡處官  
婦人配入掖庭縱是賤妾亦不得別處安置卽爲嘗

式

十一月乙未詔釋氏及引太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  
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恠豈涅槃之  
信士不存懲革遂廢津梁養彼愚蒙將入坑穽比者  
白衣青髮假託彌勒下生因爲妖訛廣集徒侶稱解  
禪觀妄說災祥別作小經詐云佛說或輒云弟子號  
爲和尚多不婚娶眩問閭觸類定繁蠹政爲甚刺  
史縣令職在親人拙於撫馭是容姦宄自今已後宜  
嚴加捉搦仍令按察司採訪如州縣不能舉察所錄  
長官竝從貶降



六年七月丙寅詔曰兩京來去乃是尋嘗緣頓所須皆用官物至於百姓縱暫祇承處置有條不合辛苦其中侵擾莫非橫干或漁獵畜養以將進獻觸途使役以徇聲名實由綱紀未樹教令不明去年從京向鄆嘗亦處分蒲州刺史程行誥同州刺史李朝隱陝州刺史姜師度至其州界咸有進奉惜其能官善政故乃屈法攸情懷之於今豈能無惟冬中西幸不可踵前其有輒進途及餉遺從官并別有煩擾者必科以法御史仍明加糾察隨事奏聞

九年三月庚午濮州聖佛寺僧多摩持盡誑惑百姓大聚財物勒其僧還俗納其財

四月壬寅詔曰內典幽微惟宗一相大乘妙理寧啟二門聞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陞僧創無盡藏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錢名爲護法稱濟貧弱多肆姦欺事非真正卽宜禁斷其藏錢付御史臺京兆河南府勾會知數明爲文簿待後處分

六月丁亥詔化度寺無盡藏財物田宅六畜並宜散施京城觀寺先用脩理破壞尊像堂殿橋梁有餘入嘗任不得分與私房從貧觀寺給仍令御史張樽與禮部侍郎崔據京兆尹孟溫禮取元奏數棟京城大



德戒行灼然者共簡較量事均融處置訖奏聞諸州長官及按察司所察獲錢物以委州使准此共勾當散配處分訖申所司

十年二月庚寅詔曰釋道二門施其戒律緇黃法服衆亦崇尚苟有踰濫是無憲章如聞道士僧尼多有虛挂名籍或權隸他寺或侍養私門託以爲詞避其所管互相掩匿共成姦詐甚非清淨之意也自今已後更不得於州縣權隸侍養師主父母此色者並宜括還本寺觀

八月庚戌詔曰如聞百官及庶人家殯葬頗違古則無復哀戚迺相誇尚富者踰於禮法貧者殫其資產無益於死徒損於生傷風敗化斯歎尤甚自今已後送終之儀一依令式至墳墓所仍不得聚飲肉食宜令所由嚴加禁斷更有違者科違勅罪

十四年四月壬戌詔曰如聞道俗之間妄有占筮訖惑士庶假託災祥兼託符咒遂行左道先令禁斷不合更然仍慮愚下未能梭改宜令所司申明格勅嚴加訪察

七月丁卯勅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粟帛之本或虧饑寒之患斯及朕故編諸格令具列刑



章冀以還淳庶皆知禁如聞三公以下爰及百姓等  
罕聞節儉尚縱驕奢器玩猶擅珍華車服未損珠翠  
此非法之不著皆由吏之不舉也宜令所司申明格  
令禁斷

十六年二月癸未詔曰養人施惠患在不均裒多益  
寡務資適中比來公私舉放取利頗深有損貧下事  
須釐革自今已後天下私舉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  
分收利

十七年三月己巳詔曰違樣綾錦等頗有處分如聞  
尚未懲革宜令府縣申明前勅一切禁斷所由長官  
不存捉搦量事貶降

十九年四月癸未詔曰釋迦設教出自外方漢主中  
年漸於東土說茲因果廣樹筌蹄事涉虛玄渺同河  
漢故三皇作乂五帝乘時未聞方便之門自有維熙  
之化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理盡軀命以求緣竭資財  
而作福未來之勝因莫效見在之家業已空事等繫  
風猶無所悔愚人寡識屢陷刑科近日僧徒此風尤  
甚因緣講說眩惑州閭豁壑無厭唯財是歛津梁自  
壞其教安施無益於人有蠹於俗或出入州縣假託  
威權或巡歷鄉村恣行教化因其聚會便有宿宵左



道不嘗異端斯起自今已後僧尼除講律之外一切  
禁斷六時禮懺須依律儀午後不行宜守俗制如犯  
者先斷還俗仍依法科罪所在州縣不能捉搦并官  
吏輒與往還各量事科貶

六月己未詔曰夫釋氏之旨義歸真寂爰置僧徒以  
奉法教而趨末忘本據華棄實假託權便之門以爲  
利養之府徒蠲賦役積有姦訛至於浮俗奔馳左道  
穿鑿言念靜域浸成逋數非所以叶和至理弘振正  
猷宜有澄清以正風俗朕先知此弊故預塞其源不  
受人來尚二十餘載訪聞在外有三十已下小僧尼

宜令所司及州府括責處分又曰惟彼釋道同歸疑  
寂各有寺觀自合住持或寓跡幽閑潛行闔里陷於  
非僻有足傷嗟如聞遠就山林別爲蘭若兼亦聚衆  
公然往來或妄託生緣輒有俗家居止卽宜一切禁

斷

二十年四月丙申詔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  
傳浸以成俗事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  
上墓拜掃申禮於塋南門外奠祭撤饌訖泣辭食饌  
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爲嘗式

二十五年五月庚子詔曰道釋二教必在護持須置



威儀令自整肅徒衆既廣統攝尤難互相是非却成  
煩弊自今已後京都簡較道僧威儀事並停或恐先  
有猜嫌因此妄相糾告所由不煩為理

二十六年春正月丁丑親迎氣於東郊畢制曰書不  
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語不云乎奢則不遜儉則固  
緇穰前古嘗所在心將斷彫以為樸斯上行而下效  
自今已後王公並不得以珍物進獻所司應緣宮室  
脩造務從節儉但蔽風雨勿為華飾至如金玉器物  
諸色雕鏤朕緣蕃客所要將充宴賞今流俗之間遞  
相倣倣既損財於無益仍作巧以相矜敗俗傷農莫

斯為甚並一切禁斷以絕浮華

二十七年夏四月癸酉詔曰古之聖王先禁左道為  
其蠹政犯必加刑至如占相吉凶妄談休咎假託卜  
筮幻惑間閭矜彼愚蒙多受欺誑宜申明法令使有  
懲革自今已後緣婚禮喪葬卜擇者聽自餘一切禁  
斷

二十八年秋七月庚子詔曰頃緣諸州寺觀僧道闕  
人所以精選行業用填其數如聞因此之際私度者  
多接脚冒名觸類非一遂使是非齊列真偽難分若  
不澄其源流何以革茲頽弊天下諸州寺觀有此色



者聽勅到陳首免罪還俗

二十九年正月丁酉詔曰古之送終所尚乎儉比來習俗漸至於奢苟炫燿於衢路復何益於泉壤又凡庶之中情理多闕每因送葬或酣飲而歸及寒食上墓之時亦便為宴樂在於風俗豈成禮教自今已後其緣葬事有不依禮法者委所由州縣并左右街使嚴加捉搦一切禁斷其有犯者官人殿黜白身人所

在決一頓凡是庶人不兼二業或有衣冠之內寡於廉隅專以貨殖為心商賈為利須革其弊以清品流有犯者委京都御史臺及諸道採訪使具以狀聞當

則處分宣布中外咸使知聞  
六月丙辰詔曰先置陸驛以通使命苟無闕事雅適其宜如聞河南江淮兼有水驛損人之費馬甚覺勞也且使臣受命速赴程期豈有自求閑安故為勞擾其應置水驛宜並停是歲京兆府奏兩京之間多有百姓僦驢俗謂之驛驢往來甚速有同驛騎犯罪之人因茲奔竄臣請禁絕從之尋又不行

天寶元年三月甲寅詔曰移風易俗王化之大猷掩酪哩時時令之通典如聞江左百姓之間或家遭疾疫因而致死皆棄之中野無復安葬情禮都闕一至



於斯習以爲嘗乃成其弊自今已後宜委郡縣長吏嚴加誠約俾其知禁勿使更然其先未葬者卽勸本家收葬如或無親族及行客身亡者仰所在村隣相共埋瘞無使暴露庶叶禮經諸道有此同者亦宜准此

九載十月戊辰詔曰南北衛百官等如聞昭應縣兩市及近場處廣造店舖出貨與人干利商賈莫甚於此自今已後其所賃店舖每間月估不得過五百文其清資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賣如有違犯具名錄奏

肅宗乾元二年三月丁亥詔曰比者不急之務尋已詔停如聞所司未全省減載求人瘼實切朕懷固當革弊息人勵精爲理自今已後內外不得輒別徵求妄爲進奉諸色力役造作非軍國灼然要急及諸色率稅亦一切並停太嘗音聲除禮用雅樂外并教坊音聲人等並仰所司疏理使敦生業非祠祭大祀及宴蕃客更不得輒有追呼其內依將作少監及諸供司丁匠等各仰長官逐要量留餘者並委御史臺專加糾察如有違犯具錄奏彈宜示中外令知朕意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六十

革弊第二

唐德宗大曆十四年五月癸亥卽位六月己亥朔赦書應士庶自艱難以來田宅踰制車服奢侈仰所司詳前後格勅明立法度王公百官既處榮班宜知廉慎如聞坊市之內置邸舖販鬻與人爭利竝宜禁斷



仍委御史臺及京兆尹糾察七月壬申毀元載馬璘  
劉中翼之第自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弘麗而第宅  
未甚逾制然魏國公李靖廟已爲嬖人楊氏廢矣及  
安史二逆之後法度摧壞大臣宿將競崇棟宇臺榭  
之飾無復界限力窮乃止人謂之木妖而馬璘之堂  
尤甚計錢二十萬貫他室稱是旣而璘卒於軍以喪  
歸京師士庶欲觀其宏麗假名於故吏投刺會弔者  
數十百人故命撤毀之自是京師樓榭之踰制者皆  
毀

七月己卯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吏無得與人爭利  
先於揚州置邸肆貨易者皆罷之先是諸道節度觀  
察使以廣陵當南北之衝百貨所集多以軍儲貨販  
例置邸肆名託軍用實私其利焉至是乃絕

貞元三年十一月壬戌罷浙西雜罰錢初浙西觀察  
使王緯以諸州人吏爲前使韓滉所濫罰錢凡欠十  
八萬滉留府吏何士幹奏請徵以進奉緯抗疏曰滉  
懲人吏皆是罰錢格式正贓流徒合免况多雜罰身  
已當辜縱有欠繫僅存家資估賣盪盡以滉至苛至  
切比年猶徵不得臣自發上都煩言載路及到所部  
有所傳聞臣謬寄方隅特蒙天造奉辭之日親承德



旨今臣開闢田疇安輯黎庶豈敢流毒無告勤人自容特請停徵以綏下土從之

順宗以貞元二十二年正月丙申卽位二月甲子大赦制舊事宮中所要市外開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闕坊閤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則歛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貫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將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官市而實奪之嘗有

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之遇內官稱官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柴農夫啼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要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敢求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歐內官街吏擒以獻詔黜此內官而賜農夫絹十疋然官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帝初卽位卽禁之及大赦又明禁焉又貞元中內要乳母皆令選京城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皆賣產業無業割院及地賣之貴買有姿貌者以進其



徒苦之及此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爲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於張羅網於門不許出入者或以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卽痛歐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歛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歐罵或時留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饑渴賣者媿謝求哀乃携挈而去帝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嘗欲禁之及卽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憲宗永貞元年九月己巳罷教坊樂人授正員官之

制

元和七年二月癸丑詔自今應有入蕃使不得與私覲正員官別給錢物以充私覲舊使絕域者許齎十數員官取貲以充私覲蓋優假遠使然殊非典法至是革焉

八年四月乙未罷宣徽院樂人所借官宅自貞元已未選樂工三十餘人出入禁中號宣徽院長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樂稍稱旨輒蒙厚賜及帝卽位令分番上下更無他賜至是收所借宅

九月詔曰比聞嶺南五管并福建黔中等道多以南



口餉遺及於諸處博易骨肉離折良賤難分念茲遠人受抑無告所以去歲處分諸道不令進獻近因賂遺事覺方驗詔旨不行雖量輕重各正刑典猶慮未降明勅尚有因循自今嶺南諸道輒不得以口餉遺及將諸處博易又有求利之徒以口博易關鎮人吏容縱頗多竝勒所在長吏嚴加捉搦如更違犯必重科懲如長吏不存勾當委御史臺察訪聞奏因是宣罷口臘等使

九年十一月丙子詔如聞比來京兆府每及臘日府縣捕養狐兔以充進獻深乖道理既違天性又勞人力自今已後宜竝停

十一年十一月壬申門下省奏諸道奏事官非急切者不得乘驛馬從之時未班師詔命曰宣洎諸軍之奏請所至驛騎不足以充傳州縣發公私乘以濟之中使力奪道中往來馬有餘則驅之以行拒者輒歐辱之雖執公券銜王命至大鎮賓倖或爲其陵折於是有繇經山谷歷崎險冒蒸薈而行都邑大道乘者幾絕中人每至之處又遣驛吏搜發往來私馬驛吏因執馬求賂厚者免之甚爲時害

十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左右龍武六軍及威遠營應



納課戶共一千八百人所請衣糧宜勒停仍各委本軍具姓名牒送府縣收管自貞元已來長安富戶皆隸要司求影庇禁軍挂籍者什五六焉至有恃其多藏安處闐闐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至是禁絕

十四年二月壬申詔如聞諸道州府長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後於當處置百姓莊園舍宅或因替代情庇便破除正額兩稅不出差科自今已後有此色竝勒依元額爲定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辛丑卽位二月丁丑赦詔如聞度支鹽鐵院等所在影占富商高戶庇入院司不伏州縣差科疲人偏苦事轉不濟如有此色卽當日勒歸州縣

文宗以寶曆二年十二月乙巳卽位庚申詔曰蓋君天下者莫尚乎崇澹泊子困窮遵道以端本推誠而達下故聖祖之誠以慈儉爲寶大易明訓垂簡易之文未有上約而下不豐欲寡而求不給朕以眇薄遭逢內難刷君父之仇耻攄億兆之哀寃而股肱大臣羣卿庶士弘義抗請至于再三以圖宗社之安以答華夷之望俯從衆欲夙夜震競思所以克已復禮脩



政安人宵興匪寧肝食勞慮夫儉過則酌之以禮文勝則矯之以質庶乎俗登太古道洽生靈儀刑邦家以化天下長春宮見在斛斗及絲草席等依前戶部收管鄆縣漾岐鳳翔任谷地並還府縣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并摠監諸色職事中冗員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並宜停廢摠監中一百二十四人先屬諸軍各並歸本營先供教坊衣糧一百分廂家及諸司新加衣糧三千分並宜停給應緣田獵鷹鷂獸犬等並宜放除五坊加配諸道鷹鷂等長慶已來嘗進外宣索自今已後一切停進其須備蒐狩量留者宜

准憲宗朝故事其今年新宣附食度支衣糧小兒一百人並宜停罷應別詔宣索纂組雕鏤不在管貢內者並停度支鹽鐵戶部及州府百司應供宮禁年支一物以上並准貞元額爲定度支檢勘具元和以來加配合停色數二十日內分折聞奏先造供禁中牀榻以金飾瑟瑟雜寶鈿真珠瑪瑙裝者悉宜停進東頭御馬坊毬場宜却還左龍武軍其殿及亭子令所司折收餘舍並賜龍武軍收管應行從處張設不得用花臘結綵華飾今年已來諸道所進音聲女人各賜束帛放還本道應城外墳墓先有開闢道路以備



行幸處宜令兩軍及府縣曉示百姓任其脩塞於戲  
昔漢文顧十室之產而天下久安我太宗皇帝勤四  
海之理而帝業隆盛暨乎列聖罔不承式而歲代滋  
久訛弊以生仍屬艱故未遑改作朕祇荷重器思臻  
大寧將正躬以立訓爰取新而革故咨爾百辟卿士  
外服侯衛其喻朕意永堅乃心無縱慾而敗度自底  
身於不類率是教典用交脩焉布告中外咸使知悉  
上登極纒踰旬日蠹弊所革皆出自宸旨中外慶并  
見貞觀之風復行於今矣

太和二年十月勅嶺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  
姓禁掠賣餉遺前後勅制處分重疊非不分明近日  
衛中行李元志等雖云買致數實至多宜令本道舉  
行元和四年閏三月五日及八年九月十八日勅文  
切加約勒逐道各著判官一人專知卽定名聞奏如  
已後發覺當重加貶降

五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應屬諸使內外百司度支戶  
部鹽鐵在城及諸監院畿內并諸州監牧公主邑司  
等將健官典所繇等准承前例皆令先具挾名勅牒  
州府免本身色役自艱難已後事或因循多無挾名  
自補置恣行影占侵害平人自元和二年長慶元年



寶曆元年太和三年前赦令約勒皆令條疏及勤具挾名聞奏所司竟未遵行姦弊日深須有釐革况聖王在上百度惟新內外有司悉心奉法改更制置今也其時臣等若又依違蒼生何由蘇息望令本軍本使本司勘會據元勅元管數額合食衣糧資課糧料人具挾名補置年月鄉里分析聞奏此外不得更有影占自此之后有逝死補替仍每年終具替人挾名聞奏其挾名限勅下三箇月內聞奏畢左右神策六軍威遠營除請依餘一切委本軍條疎理訖具數聞奏其餘諸司諸使竝令御史臺勾當依限申奏仍切加訪察勿許因循從之

七年七月勅諸道如有兵革水旱州府殘破及不存濟爲遠近所知者除朝廷特有借賜外輒不得自請賞設錢物又諸道戎帥除替后倉庫便屬后人賞設三軍須待新使近日皆有留別賞給自行私惠頗紊朝章向後諸道節度觀察使除替后竝須待新使賞設不得更有留別

九年十二月丁丑東川節度使馮宿奏准勅禁斷印曆日版劔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乖



敬授之道故命禁之

開成元年正月戊辰勅度支自此後不得收貯材木

如或宣索卽以其直市供諸色作料亦如之先是度支奏舊

管古神策軍及諸色人假商人名中納材木計支賈直三十三萬二千四百餘貫所置材木並無至者御史臺推鞠皆王璠受王守澄輩請託中納故有是命

十二月戊申詔曰仕雜工商實因鬻爵尚須命使改

以賜材其入蕃使舊例與私覲官十員宜停別與錢

五十貫文令度支分付永為定例

二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却書其本字

十二月丁未詔曰制服輕重必資典禮如聞往者駢

馬嘗為公主服三年緣情之義殊非故實違經之制

今乃聞知宜令行杖用通制便為定議時駢馬杜宗以公主薨日

近除官未謝帝問戶部侍郎李以近例奏聞因言士族不願為國戚蓋由此也帝聞之大驚遂下是詔

三年九月癸未詔曰左右神策所奏將例改轉比多

行牒中書門下便復奏處起今已後宜令軍司一一

聞奏狀到中書然後檢勘進覆自開成初軍人奏官

多不先聞奏轉遷相次僅無虛日至是方釐革之

四年六月己丑中書門下奏請停堂厨捉錢官從之

先是宰相厨廣召富人以殮錢散配息利謂之堂厨捉錢官影古富豪為弊日久至是宰臣楊福請罷之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赦節文每有過客衣冠皆求應



接行李苟不供給必致怨尤刺史縣令但取虛名不  
惜百姓夫畜皆配民戶酒食科率所由蠹政害人莫  
斯爲甚宜委本道觀察使條疏量縣大小及道路要  
僻各置本錢逐月收利或前觀察使刺史前任臺省  
官不乘館驛者許量事供給其錢便以留州留使錢  
充每至季冬申觀察使如妄破官錢依錢料配竝同  
入已贓論仍委出使御史糾察聞奏

宣宗大中四年五月御史臺奏所在物產自有時價  
官人買賣合准時宜近日相承皆置供應戶旣資影  
庇多是富豪州縣科差盡歸貧下不均害理爲弊頗  
深自此已後委觀察使嚴加覺察宜竝禁斷切慮諸  
道州府尚有此色諸各牒諸州府勘會巨細申臺以  
憑鞠理從之

六年十二月勅准開元十三年八月十四日及太和  
八年二月十三日勅文勞耳稱寃先決四十然後依  
法勘當近日無良之徒等閑詣闕勞耳每驚勿聽皆  
爲抱寃及令推窮多是虛妄若不止絕轉恣兇狂宜  
自今以後應有人欲論訴事自審看必有道理卽任  
自詣闕及經臺府披訴當爲盡理推勘不令受寃更  
不得輒有自卧皆勞耳前有犯者便准前勅處分後



配流遠處縱有道理亦不為申明時御史臺奏覆驗稱寃人澹進通妄

勞耳稱寃其伏科罪故降是勅

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制鄉村糴貨斛斗及賣薪炭等物多被牙人於城外接賤糴買到房店增價邀求遂使貧困之家嘗買貴物稱量之際又罔平人宜令府縣及御史臺於諸門嚴切條疏不得更令違犯又國以人為本人困則國何所依人以食為天食艱則人何以濟蓋聞偽朝已來恣為掊歛至於雜色斛斗柴草受納倉場邀頡人戶分外課求納一斗則二斗未充納一束則三束不充互相蒙弊上下均分疲弊

生靈莫斯為甚自今已後仰長吏選清強官吏充主納仍須嚴立條制以防姦欺兼具遜色所納加耗申奏當官者宜守於朝章力田者宜尊於王制苟容僥倖必亂規繩訪問富戶田疇多投權勢影占縣州不敢科役貧下者更代征徭轉致彫殘最為蠹弊將安疲瘵須擇循良者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誅租庸使孔謙停租庸名額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竇盧革專判中書門下奏請停廢諸道監軍使內局司租庸院大程官出放猪羊柴炭戶括田竿尺一依偽梁度制仍委節



度使通田三司不得差使量檢州使公廨錢物先被租庸院一切管係今據數却還州府州府不得科率百姓先遇赦所放逋稅租庸違制徵收並與除放今欲曉告河南府及諸道准此施行從之

九月都官員外郎于鄴奏請指揮不得書契券輒賣良人從之

二年六月詔以僧尼不歸寺院競占民舍以居之訛濫日甚勅除名額寺院外無堂殿佛像者並勒毀之三年八月以山南西道久從僞命有不益於國患於民者六事咸命除之

是月帝聞隨鄧復郢均房之間父母骨肉有疾以竹竿遙致粥食於病者之側出嫁女父母有疾夫家亦不令知聞哀始奔喪者勅曰萬物之中人曹爲貴百行之內孝道爲先凡戴北辰竝遵皇化備聞南北多爽時風皆傾事鬼之心不守敬親之道於父母如此無行披日月何以立身弊久積於鄉閭化全繇於長吏昔西門豹一縣令耳尚能投巫百姓保女子之愛絕河伯之虞斷自一時傳於千古况位居侯伯化洽封巡豈不能宣北闕之風變南方之俗宜令逐處觀察使刺史丁寧曉告自今以後父母骨肉有疾者竝



須日夕專切不離左右看待使子奉其父母婦侍其舅姑弟不慢於諸兄姪不怠於諸父如或不移故態老者卧病少者不勤事奉子女弟姪竝加嚴斷出嫁女父母有疾不令知者當罪其夫及其舅姑  
閏八月吏部郎中何澤請廢戶部蠲紙奉勅日月流行之處王人億萬之家旣絕煩苛無濫力役唯忠孝二柄可以旌表戶門若廣給蠲符深爲弊事昨日所爲地圖方域逐閏重疊上供州郡之中皆須厚歛而猶尋降誡束竝勒廢停今此倖端豈合更啟逐年蠲紙宜令削去

四年六月己丑勅自天成續紹之初曾降勅應隨駕竝內外將校職員許奏名銜當議遷陟俾行賞舊之恩以報惟新之命自後累據奏薦人數及多已經數載尚有奏陳旣是論乞新恩豈宜積年申奏兼恐有後來補署纔改職名更望官員罔爭爵命若無止絕慮啟倖門此後諸州諸使不得更有論請新恩如是顯立功勞要行酬獎卽委本處長吏特具奏聞酌其績效當議施行夫爵賞之權國家利器頃因多事散以賞功苟利社稷夫何愛焉近緣肆赦萬方陪臣例許昇轉且聞亂離已前諸節度州職掌自兵馬使已



上或因立效或遇覃恩許奏乞憲銜每使不過十數人矣軍府有額守之不踰自偽梁已還侯伯無考秩每將去任遷補不嘗至於守門掌庫簡札小胥卜祝優倡例稱轅門劇職奏請天命少則二三百通多則五六百通三公八座之秩往往有焉金章紫綬不問於小胥賤吏於此之中猶多謬濫帝知其事故令止之

長興元年七月勅訪聞諸道州縣官自銜虛名不惜人戶皆於省限已前行帖催驅須令人戶貴買克納且徵科租賦乃是嘗規所務事集人安不必急徵暴

歛况累降勅命非不丁寧只據規程勿令踰僭此後

為徵科事辦亦不酬勞本州不得申奏如違限稽慢

即准條流責罰如灼然添得解署招得流民無害於

公私者可具事繇申奏固得特行優獎初同光時沮肅使孔謙起

自胥徒不知大體方中原未平所利財賦辦集乃奏請州縣官有徵科先可者則行恩獎或與檢校官或賜章服繇是長吏競為苛刻於省限前卒徵暴歛以希曲恩或蠶未繭而欲繇麥初芒而督稅皆出利求取其費數倍人皆哭泣而未訴自天成已來猶仍舊轍長吏以此成風計司奏請無已時政懲其如是屢奏改革猶未能杜其倖門惜哉又勅京百司不許影庇州縣戶人虛出課利

二年四月夏詔罷州縣官到任後率歛為地圖



五月詔曰近聞百執事等或親居內職或貴列廷臣或宣達君恩或勾當公事經繇列鎮干撓諸侯指射職員安排親昵或潛申意旨或顯發書題自今之後一切止絕有所犯者發薦人貶官求薦人流配如逐處長吏自徇人情只仰被替人詣闕上訴長吏罰兩月俸發薦人加一等被替人却令依舊

末帝清泰二年五月庚戌詔曰朕聞奇伎淫巧增費損功古先哲王嘗戒其事朕憲章百代臨御萬方以其欲致延鴻必絕驕奢之漸將期富庶須除蠹耗之原每務實以去華期化民而成俗近者諸色進奉寶裝龍鳳雕鏤刺作組織之異曾經釐革尚敢踰違宜在舉行貴於遵守今後此色物諸處不得進奉所繇司不得輒通

晉高祖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勅曰奇伎淫巧往誥不容務實去華哲王所尚應有浮虛假僞之物不得鬻於市肆委所在嘗加覺察犯者重加刑責二年九月將作少監高鴻漸奏伏觀近年已來士庶之家死喪之苦當殯葬之日被諸色音聲伎藝人等作樂求覓錢物伏乞顯降勅文特行止絕或所在官吏等通容不與覺察請行朝典勅喪葬有期哀情慘



極其或舉樂可謂乖儀始因伎藝苟求遂致澆訛漸起所陳章疏頗正時風宜下有司永令止絕

十月詳定院奏前洛州鷄澤縣主簿苑恕進策五件可行者有二其一云伏見諸道行遣公事皆有前後通規定知後所繇置逋符脚力每遇緩急嘗遣往來既有嚴程孰敢慢事近日州使多差牽擺散從承符步探官等下縣追督公事始發一替專人又致續催使者事則一件兩件使乃五人七人非唯剝削蒸黎實為撓煩縣邑及官吏無暇區分庶事唯當祇奉專人如此弊訛特望條貫若令佐稍虧職分或後公期

顯有憲章請行法典其二曰自前兩稅徵賦已立三限條流官員懼殿罰之威節級畏科懲之罪苟非水旱敢怠區分未嘗有不了之州何處是不前之縣臣今觀諸道省限未滿州使先追仍勒官員部領胥徒云與倉庫會探務行誅剝因作瘡痍全無軫恤之心但資貪求之意外邑所繇等不免牽費非理盤纏例總破家皆聞逋役自今之後伏乞只憑倉庫納數點筭便卽委知仍取縣司申聞勘會以明同異若實違省司期限請依嘗典指揮會探之名特乞停寢者臣等參詳苑恕所陳事件要絕煩苛當務息民以俾求



理誠為允當望賜施行從之

少帝開運二年秋左諫議大夫李元龜奏請禁止天下僧尼典買院舍從之

宋高祖天福十二年左衛將軍許敬遷奏臣伏見天下鞍轡器械竝取契丹樣裝飾以為美好安有中國之人反效戎虜之俗請丁明詔毀棄須依漢境舊儀勅曰近年中華兆人浮薄不依漢禮却慕胡風果致狂戎來侵諸夏應有契丹樣鞍轡器械服裝等竝令逐處禁斷

隱帝乾祐二年國子司業樊倫上言游惰之民多歸僧舍朝廷用兵須豐軍食請三五年間止絕僧尼戒壇兼禁私行剃度從之

乾祐三年九月甲申詔諸道州府自行軍副使已下至今錄佐掾不得於本部內影庇人戶名為伏事自是州縣舊舍職役人除籍放之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制天下諸侯皆有親較自可慎擇委任當必禪奉朝廷若更別差理或未當宜矯前失庶協通規其先於在京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郡元從都押衙孔目官內知客等竝可停廢

三月壬申勅前朝於諸州府差散從親事官等前朝



創置蓋出權宜苟便一時本非舊貫近者徧詢群議兼採封章具言前件抽差於理不甚允當一則碍州縣之色役一則妨春夏之耕耘貧乏者困於供須豪富者幸於影庇既為煩擾須至改更况當東作之時宜罷不急之務其諸州所在差散從親事官並宜放散自逐田農自去年四月已前州縣元管係人數一切如舊其遍舖如已前招到者且仰仍舊今後更不得招召其諸處場院並不得影庇兩稅人戶所有河北諸州及澤潞晉絳滋隰解等州於先差散從親事官內選到弓箭手只且留在本州管係其餘放散

先是

漢隱帝於諸州府百姓內差親事散從官又差力及戶充遍舖又下三司諸場務召百姓替占役兵士帝心知其不便乃下詔革焉公私便之

四月皇子鎮寧軍節度使榮即世宗言屬州帳內有羊

猪紙炭等戶并羊毛紅花紫草及進奉官月料並是

影占大戶凡差役者是貧下戶今並欲放免為散戶

詔褒之曰卿作鎮王畿留心政道雖米鹽細務不懈

於躬親而會歛無名盡思於蠲放能惠窮困深協眷

懷已降宣命指揮使並放為散戶

二年四月勅諸縣鎮令佐鎮將不得乞年許人糾告

八月甲午勅諸州縣吏民緇黃繼來詣闕留舉刺史



縣令收宰之任委寄非輕繫蒸庶之慘舒布朝廷之條法若廉勤奉職撫字及民自有政聲達於朝聽何勞民庶遠致舉留既妨農養之時又耗路途之費所宜釐革免致勞煩今刺史縣令顯有政能觀察使審詳事狀朝廷當議獎昇百姓僧道更不舉請一切止絕

十月庚申詔諸州或罷任或朝覲不得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每日課定造軍器逐季般送京師進納其逐州每年占留係省資金不少謂之甲科仍更於本部內廣配土產物又徵歛數倍鄙民

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私造器甲以進貢爲名功費又倍悉取之於民戶帝以諸州上供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屬省物用過多乃令罷諸州作院詔藩侯郡牧罷貢器甲仍選擇諸處作工赴京作坊以備役使辛丑詔諸道州府所差知館驛人不得於縣界別差人戶貼助致擾貧民

十一月丙午勅曰古者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典經是爲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襯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囚心



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掃地而祭尚可以告  
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  
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縉紳人士當體  
茲懷應内外文武臣寮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  
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  
仕進所繇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  
在此役其合赴舉選者或是葬事禮畢或是卑幼在  
下勤於納家狀内具言不得罔冒宜令御史臺及逐  
處長吏本司長官所繇司覺察糾舉違犯者當行典  
憲如是不切覺察縱任罔冒罪在糾舉司其中有兵  
戈阻隔或是朝廷特恩除拜起復追徵及内外官職  
員皆以金革從事並不拘此例所有勅前見任職員  
官今年舉選人等不在糾舉之限

是月鳳翔言義州蕃部買牛八蕃多是宰殺乞止絕  
沿路州縣道路百姓不得殺牛貨賣與蕃人從之  
二年五月勅勝宋州曉諭管内諸縣民等省節度使  
嘗思所進絲四萬一千四百七兩言出放在民例以  
五月內徵納其絲並還元契除放如已納到者委巡  
檢使柴進據使追戶責領歸榜到速告報知委

世宗顯德三年十一月勅廢天下淫祠仍禁擅興祠



宇如有功績灼然合建置廟貌者奏取處分自是諸道奏不合典禮而享廟食者咸毀之

五年正月尅復淮南詔免豪泗楚海楊康滁和等州

管內罪人及蠲其殘稅轉徵科率之物

先是州人於兩稅外以茗

茶及鹽柳肥戶民令輸縑帛稻米以充其直謂之轉徵又歲率羊蕪薪炭之類人甚苦之帝以尅復之始悉命除放民情悅甚允蘇之望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六十一

命使

周官小行人之職達六節辨五物以周知天下之故其往也賦皇華以遣之其還也歌四牡以勞之盖所以重宣命之寄慰于役之勤斯古道也得非王者居九重之深御四海之廣慮下情之未達懼一物之失



所繇是慎擇其人俾專厥任若乃察謠俗采方言賑  
卹孤窮興舉孝秀辨庶士之淑慝平羣盜之傲擾至  
有乾文謫見天灾流行或推賜租之恩或舉申究之  
典斯皆因時立制以裨政治者也

周平王四十九年使凡伯聘魯

桓王六年使南季聘魯

十二年使宰渠伯糾聘魯 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  
之字當以才授而伯糾攝

父之職出聘列  
國故書名譏之

十三年使仍叔之子來聘魯

漢武帝元狩元年詔曰朕嘉孝悌力田哀夫老眊孤

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

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疋

鄉三老翁者力田帛人三疋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

獨帛人二疋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

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 贅會也令勿  
擅徵召會聚

六年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 幣錢也輕者  
若一馬直二

十萬幣輕  
而物重也農傷而物衆又禁并蕪之徒故改幣以約

之更去半兩錢行五銖  
錢及幣以簡約姦邪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

月而山澤之民未論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

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虔



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

邪惡者也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

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

悌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

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詔使者之任也士有殊才異行

當特詔者任之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為害

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

以聞

元鼎二年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

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

南迫隘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中博士名也等分循

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

具舉以聞

天漢二年秋泰山瑯琊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阻山者依山

山之險以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

持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

昭帝始元元年九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為此官今不

吾者皆謂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

之故也

者



宣德本始元年正月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  
牧養民而風德化

元康四年正月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  
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林異倫之士  
五鳳四年四月辛丑晦日有蝕之詔曰皇天見異以  
戒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  
復遣丞相御史掾一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寃獄察擅  
為苛禁深克不改者

元帝元初元年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聖緒復舉宗  
廟戰戰兢兢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

知所繇繇與由同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

大夫褒等十二人上自臨勅乃遣之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

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  
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  
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虜無憂矣書不云乎股  
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建昭四年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慄慄  
懼不克任間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蒸  
庶之失業臨遣諫議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  
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



士相將九卿其率意毋怠使朕獲觀教化之流焉  
成帝建始二年九月詔曰廼者郡國被水灾流殺人  
民多至千數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吏民驚恐奔走  
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寃失職者衆遣諫  
議大夫林等循行天下

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  
潁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  
院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

鴻嘉元年春二月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

蔽德不能緩刑罰不中衆寃失職趨關告訴者不絕  
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

憫焉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朕躬此尚書文

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可耆老賢者使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又曰咎在朕躬平王自謂故引之以自責耳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天子自臨救而

遣舉三輔三河弘農寃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救  
守相稱朕意焉

永始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天灾乃重  
朕甚懼焉惟民之失職臨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  
下存問耆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



行義者各一人

平帝元始元年正月遣諫議大夫行三輔舉籍吏民以元壽二年倉卒時橫賦歛者償其直

二年九月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行邊遣

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

將帥乃有鉦鼓今茂官輕兵小又但往諭曉之耳所以假鉦鼓者

欲重其威也

四年遣大僕王暉等八人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覽觀

風俗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使太史大夫伏隆持節安輯青

徐二州招張步降之

二十九年二月遣使者舉冤獄出繫囚

安帝延光三年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灾害督錄

盜賊

順帝漢安元年八月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

光祿大夫郭遵馮羨欒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

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

建康元年正月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

自去年九月已來地百八十震山谷拆裂壞敗城寺

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重數內外怨曠惟咎歎息

其遣光祿大夫案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為煩擾



靈帝熹平五年四月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寃枉原輕繫休囚徒

獻帝初平三年四月誅董卓遣使者張种撫慰山東八月遣太尉馬日禪及太僕趙岐持節慰撫天下魏文帝初嗣魏王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措克暴虐者舉其罪

黃初六年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賑貸之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月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寃枉失職者

晉武帝泰始二年春正月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風俗除穰祝之不在祀典者

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術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下情上通上指遠諭至於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浮谷夙興夕惕明發不寢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灾青爲之惕然勤躬約已欲令事事當宜嘗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



事下之未又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  
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  
吏申論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問人間  
患苦周典有之曰有萬姓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  
事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暴亂作慝犯令爲一書其  
禮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  
國辨異之以返命於王舊章前訓令率繇之還具條  
奏俾朕昭然鑒於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  
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  
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勗之稱朕意焉其無忽  
是年又遣使者侯史光循行天下

太元七年十二月遣侍御史巡遭水諸郡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八月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  
不法者親覽察黜陟之

三年正月分命諸官循行州郡觀民風俗察覺不法  
四年二月分命使者循行州郡聽察詞訟糾劾不法  
天賜元年四月詔尚書郎中公孫表使於江南以觀  
桓玄之釁也值玄敗而還  
明元卽位詔鄭兵將軍山陽侯奚斤巡行諸州問民  
疾苦撫恤窮乏



永興三年春詔北新侯安同等持節巡行并定一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問其疾苦察舉守宰不法其寃窮失職弱強相凌孤寒不能自存者各以事聞

泰嘗二年春詔九州之民隔遠京邑時有壅滯守宰至不以聞今東作方興或有貧乏失農務者其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諸州觀民風俗問民疾苦守宰治行諸有不能自申者因以聞

七年九月分遣使者循行天下州郡觀察風俗  
太武太平真君元年正月分遣侍臣循行州郡觀察風俗問人疾苦

文成大安元年六月詔曰夫爲治者因宜以設官舉賢以任職故上下和平民無怨謗若官非其人姦邪在位則政教凌遲至於彫薄思明黜陟以隆治道今遣尚書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入其境農不墾殖田畝多荒則徭役不時廢於力也耆老飯蔬食少壯無衣褐則聚斂煩數置於財也閭里空虛民多流散則緩導無方踈於恩也盜賊公行劫奪不息則威禁不設失於刑也衆謗並興大小嗟怨善人隱伏佞邪當途則爲法混淆昏於政也諸如此比黜而戮之善於政者褒而賞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



聽詣使告狀使者簡治若忠信清能衆所稱美誣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贓斷察不平聽諸公車上訴其不孝父母不順尊長爲吏姦暴及爲盜賊各具以名上其容隱者以所匿之罪罪之

孝文延興二年十一月分遣使者巡省風俗問民疾苦

三年十一月詔以河南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黜陟幽明

四年十一月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觀察風俗撫慰初附

太和二年八月分遣使者考察守宰問民疾苦

六年八月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處丐民租賦貧儉不自存者賜以粟帛

八年正月詔隴西公元琛尚書六獻爲東西二道大使褒善罰惡

十四年二月詔遣侍臣循行州郡問民疾苦

十八年冬十月分遣侍臣巡民間所疾苦

二十一年正月己亥遣兼侍中張彝崔光兼散騎常侍劉藻巡方省察問民疾苦黜陟守宰宣揚風化

宣武以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卽位六月分遣侍臣巡



行郡國問民疾苦考察守令黜陟幽明文武應求道著丘園者皆加褒禮

又云宣武時遣使巡行四方以直閣將軍薛曇寶為持節兼散

騎兼侍龍驤將軍南道大使

景明二年正月帝始親政詔曰朕幼承寶曆艱憂在疚庶事不親風化未洽今始覽政務義協惟新思使

四方風化從率善可分遣大使黜陟幽明

是年以源懷為車騎

大將軍詔為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冀燕湖三州賑給貧乏策採風俗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

正始二年六月詔尚書李崇大府卿于忠散騎兼侍游肇諫議大夫鄧羨崇宗使持節并兼侍中羨兼黃

門俱為大使糾斷外州畿內其守令之徒咎失彰露者即使施決州鎮重職聽為表聞

七月詔曰朕纂馭寶曆於今七載德澤未敷覽燭不遠知人之寃瘼所在猶滋而糾察之獄未暢於下賢愚靡分皂白均貫非可以革民耳目使善惡勵心今分遣大使省方巡簡隨其愆負與風響相符者即加糾黜以明雷霆之威以申旌軒之舉因以觀風辨俗採訪功過褒賞貞孝糾罰淫慝理窮恤弊以稱朕心三年四月詔遣使者巡慰北邊酋庶

孝明熙平二年正月詔遣大使巡行四方問疾苦恤



孤寡黜陟幽明又詔選曹舉用必在得才廣求栖遁  
共康治道州鎮城隍各令嚴固齋會聚集糾執妖誼  
囹圄皆令造屋桎梏務在輕小工巧浮逆不得隱藏  
絹布繒綵長短合式偷竊軍階亦悉沙汰籍貫不實  
普使糾案聽自歸首逋違加罪

正光元年冬十月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  
士民察冤枉失職者

四月詔尚書長孫稚巡撫北藩觀察風俗

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叛入梁梁遣蕭綜  
來據彭城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或討

之盤桓不進乃詔尚書三公卽兼州司別駕前將軍  
辛雄副太嘗少卿元誨爲使給齊庫力持節乘驛催  
軍有違卽令斬決肅宗謂雄曰誨朕家諸子標以親  
懿定策機計伏卿取勝耳到軍勒令竝進徐州綜送  
降款

孝昌末魏蘭根爲光祿大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  
兼尚書使齊濟青兗四州安撫置縣郡

孝莊建義元年五月以尚書右僕射元羅爲東大使  
征東將軍光祿勳元欣副之巡方黜陟先行後聞  
後周閔帝元年正月卽天王位詔曰上天有命革魏



於周致予一人受時大廟予惟古先聖王罔弗先於  
省視風俗以求民瘼然後克治矧予耿耿又當草昧  
若弗尚於達四聰明四目之訓者其有聞之哉有司  
宜分命方別之使所在巡撫五教何者不宣時政有  
何不便得無修身潔已才堪佐世之人而不為上所  
知冤枉受罰幽辱於下之徒而不為上所理孝義真  
節不為有司所申鰥寡孤獨不為有司所恤暨庶黎  
衣食豐約賦役繁省灾癘所興水旱之處竝宜具聞  
若有八十已上所在就加禮餼

明帝元年六月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俗

掩骸埋齒

武成二年二月以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擣為大  
使巡歷州郡察風俗理冤滯還拜小御

武帝保定元年二月遣大使巡察天下

五年七月遣大使巡察天下

天和五年四月遣大使巡察天下

建德五年正月詔曰朕克已思治而風化未敷弘未  
言前古載懷夕惕可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訟聽謠  
問民恤隱其獄犴無章侵漁黎庶隨事究驗條錄以  
聞若政績有施治綱克舉及行宣圭筆道著丘園竝  
須簡審依名騰奏其鰥寡孤獨實可哀矜亦宜賑給



命使  
務使周贍

六年平齊詔曰東夏旣平王道初被齊民弊政餘風未殄朕劬勞萬幾念存康濟恐清淨之治未形四海下民疾苦不能上達寢興軫慮用切于懷宜分遣使人循方慰撫觀風省俗宣揚治道有司明立條科務在孔益

宣帝卽位遣大使巡察諸州

隋高祖開皇元年卽位遣八使巡察風俗

三年十一月遣使巡察風俗詔曰朕君臨區宇深思治術欲使生人從化以德代刑求草萊之善旌閭里

之行民間情僞咸欲備聞已詔使人所在賑恤揚鑲分路將遍四海必令爲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爲時知宜以禮發遣朕將銓擢其志節高妙越等超倫亦使人就加旌異令一行一善獎勸於人遠近官司遐邇風俗巨細必記還日奏聞庶使不出戶庭坐知萬里

四年八月甲午遣十使巡省天下

六年正月遣民部尚書蘇威巡省天下

十年八月遣柱國襄陽郡公韋洸上開府東萊郡公王景竝持節巡撫嶺南百越皆服



十五年七月遣邳國公蘇威巡省江南

十七年三月遣治書侍御史柳彧皇甫誕巡省河南河北

仁壽元年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煬帝大業元年正月發八使巡省風俗下詔曰昔者  
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愛民乎既富而教家給人足  
故能風淳俗厚遠至邇安治定功成率繇斯道朕嗣  
膺寶曆撫育黎獻夙夜戰兢若臨川谷雖則聿遵先  
緒弗敢失墜永言政術多有缺然况以四海之遠兆  
民之衆未獲親臨問其疾苦每慮幽枉莫舉冤屈不

申一物失所用傷和氣萬方有罪責在朕躬所以鑿  
寤增歎而夕惕載懷者也今旣布政惟始宜存寬大  
可分遣使人巡省風俗宣揚風化薦板淹滯申達幽  
枉孝悌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  
賑恤義夫節婦旌表門閭高年之老加其板授並依  
別條賜以粟帛篤疾之徒給侍丁者雖有待養之名  
曾無矜贍之實明加簡較使得養存若有名行顯著  
操履脩潔及學業才能一藝可取咸宜訪採將身入  
朝所在州縣以禮發遣其有蠹政害民不便於時者  
使還之日具錄奏聞



二年遣十使併省州縣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遣太僕卿宇文明達招慰山東之地

七年遣黃臺公瑗安撫山南之地

十月詔曰隋德下衰政荒民散九州輻裂四海瓜分元元無辜用豺狼之吻喋喋黔首罹兵革之灾朕祇膺寶圖救其危墜一物失所情深納隍今趙魏之人俱承大化海岱之境思稟朝章然而尚迫寇戎受拘凶暴經途遐阻未繇自達宣風布教必佇循良柔服招携事資明恕右翊衛大將軍上柱國淮安王神通

地惟近屬功參運始杖節建旛允當重寄可山東道安撫大使其山東諸軍事並受節度

二年閏二月詔曰隋末道消運為陽九盜賊蜂起饑饉薦臻四海之民墜於塗炭是以上天降鑿爰命朕躬綏靜黎元克定凶醜府庫倉廩所在開發流冗之民隨加鎮撫言念亭育監寐匪忘然年穀不登民多困乏一物失所有甚納隍宜加存問救其疾苦可令皇太子建成巡京城側近諸縣秦王巡京城以東右僕射裴寂巡京城以西詣彼閭閻見其耆老觀省風俗庶察吏民乏絕之徒量加賑給如有寃滯並為申



理高年疾病就致束帛是月遣馬邑都城李靖前鹿城縣令元無竭慰撫嶺南

四月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撫山東夏侯端安撫淮左奏九韶樂設宴而遣之

五月遣黃門侍郎楊恭仁安撫河西之地

三年二月詔曰朕承天明命撫育萬方康俗濟民無忘監寐西蜀僻遠控接巴夷厥土沃饒山川遐曠往者隋末喪亂盜寇交侵流寓之民遂相雜撓游手墮業其類實煩頽顛矯虔因此而作王業伊始務從草創牧宰庶寮隨事遷易州縣分折權宜廢置然而王

道未洽民瘼猶存靜言思之風興軫念澄源正本義在更張可令秦州總管鄧國公軌御史大夫滑國公無逸爲益州道安撫大使宣揚朝典進擢廉平貶黜苛暴申理冤滯孝悌貞節表其門閭鰥寡孤獨量加贍恤事有便宜竝委處分

四年六月旣征王世充遣驍衛將軍盛彥師安撫河南之地

九年七月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

太宗貞觀三年五月旱六月令中書舍人杜正倫催敦禮守給事中尹文憲張玄素等往關內諸州分道



撫慰問人疾苦見禁囚徒量事斷決人有冤枉不能自申者隨狀理之事有不便於人及官人貪殘爲患者竝具狀還日以聞困窮之徒比雖賑贍仍有乏絕者亦量加支給在京見禁囚徒亦令所司量事斷決務從寬簡稱朕意焉

六年三月幸九成宮發使存問高年鰥寡

七年七月遣大理少卿李弘節太子中允張玄素都水使者長孫師巡撫嶺南

八年正月詔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內列公卿外釐庶績外建侯伯司牧黎元唯懼淳化未敷名教或

替故有巡狩之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存省方俗用能遐邇遂性情僞無遺時雍之宜率繇茲道朕祗膺寶命臨御帝圖稟過庭之義方荷上玄之嘉祉四荒八表無思不服而夙興夕惕勤躬約已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欲萬國歡心兆民有賴推誠待物近取諸身實謂羣官受拜咸能自勵乃聞連帥刺舉或乖共理之寄縣司主吏甚多黷貨之罪有一於此責在朕躬是用終夜撫然旻景輟食宜遣大使分行四方申諭朕心延問疾苦觀風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耆年舊齒孝悌力田義夫節婦之家疾廢惇嫠之室須有



旌賞賑贍聽以倉庫物賜之若有鴻材異學留滯未  
班哲人奇士隱倫屠釣宜精加搜訪進以殊禮務盡  
使乎之旨俾若朕親覲焉於是分遣蕭瑀李靖楊恭  
仁王珪竇靜李大亮劉德威皇甫無逸韋挺李襲譽  
張亮杜正倫趙弘智等巡省天下  
十八年十一月庚辰遣使齋醮書詣鄭汝懷澤四洲  
巡問高年宴賜各有差

二十年正月丁丑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  
良尚書左承楊纂太子詹事張行成太僕少卿蕭銑  
光祿少卿馮怱司農卿達奚懷義雍州司馬李督脊

給事中張獻冊御史中丞唐臨中書舍人崔仁師柳

奭太子中允宇文節太子中舍人賀拔玄壹萬年縣  
令宋行質長安縣令李乾祐戶部郎中劉翁勃刑部  
侍郎劉燕客王昕尚藥奉御長孫知人大理正郭文  
宗李鏡玄等以六條巡察四方各以澄清為務多所  
貶黜舉奏及使者還詣闕稱寃者前後相屬因令褚  
遂良以其類具狀以聞帝親自臨決牧宰已下以能  
官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以下及免  
黜者數百十人八月幸靈州所經州縣竝遣使存問  
老疾并加賑恤九月遣霍王府長史段寶玄滄州別



駕張開諒同州別駕張文會等三道使巡察嶺南諸州

二十二年六月令陝州刺史孫伏伽於河南太子詹事張行成於河北渭州親見父老存撫百姓從軍之家州縣爲之營農

三十三年八月以晉州地震令尚書郎中一人克使存問舍宅損壞者給復一年

高宗永徽四年十月甲辰遣使存問鰥寡惇獨不能自存者

五年正月詔工部侍郎王儼往河北簡行遭水諸州

乏絕者賑貸之仍慮囚徒

顯慶元年正月令宗正卿隴西郡王博文刑部尚書長孫祥大理卿段寶玄於畿內諸州巡撫百姓給貸乏絕

二年十月幸許州遣少府少監鄭欽泰等分往許汝州及所經縣省錄囚徒并搜訪孝義及經學之士龍朔元年十二月戊寅詔諸州霜旱蟲澇之處分道遣使存問賑給并慮囚徒

三年八月詔分遣大使巡察閩人疾苦黜陟官吏乾封二年十月遣守大司憲樂彥璋司平少嘗伯皇



甫公議太子左中護楊思敬兼西臺舍人李虔澤等  
分往長安萬年城外諸縣巡問百姓親簡較田苗賑  
給乏絕

總章二年四月令左肅機兼簡較沛王府長史皇甫  
公議往慮岐州諸縣囚徒量事原免之

二年二月遣使存問諸州逐糧百姓漸令復業仍令  
州縣簡較優恤之其未情願歸者聽之

十年十月幸許汝等州分遣通事舍人員外郎御史  
存問所經州縣老疾及鰥寡惻獨仍復見禁囚徒等  
儀鳳二年十二月詔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來

嘗為河南道大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薛元  
超為河北道大使尚書左丞崔知悌國子司業鄭祖  
玄為河南道大使分道巡撫申理冤屈賑貸乏絕



